

统一的天朝消失，天下群雄并起，

都揣着称王称霸的雄心或野心，不知鹿死谁手

唐宋之間失去的帝国

群雄逐鹿

奎文阁 著

QUN XIONG ZHU LU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群雄逐鹿

/ 奎文閣 著
QUN XIONG ZHU LU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T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2, 群雄逐鹿 / 奎文阁著. --
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12-06342-9

I. ①唐… II. ①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8478 号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2:群雄逐鹿

作 者 | 奎文阁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胡俊生 梁明德

责任编辑 | 胡俊生 侯芙蓉

责任印制 | 刘 银

装帧设计 | 王 艳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3661

印 刷 |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00×960 1/16

印 张 | 13.5

字 数 | 185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6342-9

定 价 | 26.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一、回光返照	1
1. 天下大任	1
2. 新政	8
3. 文臣误国	22
4. 打击宦官	35
二、军阀混战	46
1. 徐汴之争	46
2. 三朱大战（上）	62
3. 火拼河中	79
4. 三朱大战（下）	90
5. 皇帝成了香饽饽与菜团子	99
6. 蛰伏的枭雄难以长养	115
7. 长成的枭雄难以为邻	128
8. 杨行密清口大败庞师古	137
9. 河朔三镇之魏博的终结	146
10. 逐鹿中原	153
三、变局惊梦	162
1. 窝和局	162
2. 夺帝	173
3. 局变	181
4. 传禅	196
5. 举目无亲	206



一、回光返照

1. 天下大任

僖宗皇帝解脱了，去了极乐世界。他的弟弟又被迫走上了大唐帝国的领导岗位。虽然是被逼做皇帝，但其过程的凶险不亚于主动夺权。

昭宗原名李杰，即位前改名李敏，即位后更名李晔。奇了怪了，唐朝的皇帝怎么喜欢改名字？懿宗本名李温，成为太子监国后改名李漼；僖宗本名李俨，做皇帝后改名李儇；位子变了，名字也要跟着变，万象更新啊！真是时髦！

李儇是懿宗皇帝的第七个儿子，与僖宗李俨为同一母亲所生，比李俨小五岁。李儇与李俨的关系一直很和睦，很亲密，兄弟手足情深。李俨对李儇很爱护，李儇对李俨也很忠诚。李儇年纪轻轻就做了大官，授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幽州卢龙等军节度、押奚契丹、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寿王。其实李儇一直也没有去过藩镇赴任，他手握禁中兵权，始终位居宫禁，紧紧跟随僖宗李俨左右，即使颠沛流离也未曾片刻离开。这是僖宗皇帝在人心惶惶、度日如年的执政时期唯一可以倚重信赖的人，也是唯一可以在危难困苦之时做感情寄托的人。

李儇读书十分用功，擅长属文，思维敏捷，尤其喜好儒术，常常仰慕儒家大圣大贤，并按照儒家所主张的修身立业的标准严于律己，养浩然正气于内，修挺拔俊朗之形于外，很有一副百毒不侵的派头儿。

僖宗李俨病情垂危之际，还没有认真考虑过皇朝帝国的接班人选，这令本就心神不定的朝廷大臣们更加茫然不知所措，六神无主。当时，吉王李保有贤德之名，多数大臣对他印象不错，呼声很高。很多人认为李保会是最佳接班人选。至于李保如何贤德，名气如何大，群众基础如何牢，被否决的阻力如何小，其实深可怀疑，而且大大怀疑一把也未尝不可。因

为包装投机的成分在风波诡谲的宫廷斗争中总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况且晚唐基本没有了稳定的太子制度，火烧眉毛才临时拉一个王子来推上皇帝新岗位，至于拉到谁完全是没准儿的事，全看操弄权柄的文武大臣如何站队了。史书中只有“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仍加食邑三百户”几句话，算是李保的全部身世，其他难以得知。不过这位李保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年龄在寿王李晔之上，排位靠前。诸位千万不要忽视了这个似乎不太起眼儿的因素，年龄这玩意儿在中国社会特别灵验，而且是百试不爽。一旦分房子、晋职称、提干部、甚至出国上学进修之类的棘手问题最后无法处置，往往会将“年龄、工龄、教龄”高调推出，如此则喧嚣嚷嚷的众人立即噤声。因为，只有年龄是无法逾越、无法赶超、无法埋头苦干来改变的，怪只能怪自己从娘肚子里晚出来。论资排辈是中国社会历史悠久传承不辍稳如泰山人人痛恨而又人人喜欢的东西。既然李保没什么缺陷，又有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这时候，里里外外的大臣们就议论着酝酿着操作着跃跃欲试着要拥立李保出任新皇帝。可是，这位似乎具备多方面优越资质的种子选手的接班之路，被一个人堵死了，而且是彻底堵死。这一个人的阻力远远大于朝中文武群臣的推力。此人就是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杨复恭。这个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到底是个什么官？如果粗略套用一下的话，相当于现在的三军总政委。而且是实职，不是荣誉虚衔。

杨复光大家还有印象吧，就是那位忠心耿耿救援长安的忠武监军使。杨复恭是杨复光的哥哥，其实两人不是亲兄弟，是一种比拟血缘关系的辈份亲属关系。唐朝讲究出身门第，豪门望族拥有高官显位、把持朝野大权的比比皆是，形成了一个个紧密勾连、背景深厚、枝繁叶茂的家族势力集团。中唐以后，与豪门望族为主的朝廷省部宰臣集团相对照的是迅速发展起来的宦官集团。说到此处，我们需要交代一下唐朝的宦官制度。

按唐朝制度，皇宫禁内的宦官管理机构称为内侍省，其中的官员设置为：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谒者监六人；内给事八人；谒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此外，另设有五个专业化分工的办事机构，称为“五局”，分别是掖廷局掌宫人簿籍，管理宦官宫女



的花名册、户口、来源、去向、安置等事务；宫闱局掌宫内门禁，管理皇宫大内的宫廷殿院的门卫值班、给皇帝皇后执掌遮扇依仗、随时使唤听命吩咐等；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丧，负责宦官宫女等差役的生病治理与死葬事务；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就是灯火油盐日常用度管理；内府局主中藏给纳，负责管理皇宫内的收支调度。这五个管理局的负责人都是由宦官充任。

贞观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定下规矩，内侍省中不准设置三品及以上官员，内侍省长官最高为四品官。此后七十多年间，宦官一直没有机会干政。

武则天及唐中宗时期宦官数量开始增加，满满增到了三千余人，大大小小有品级职务的宦官超过千人，不过四五品的高级官员仍然寥寥无几。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年间，前前后后长达五十年余年，老头子对宦官大为宠信。有些宦官很会办事，如果能够将事情办理的符合皇帝心意，李隆基龙颜大悦，马上就会给这位会办差的宦官弄个三品干部当当。开元、天宝年间，皇帝拥有长安大内皇宫、大明宫、兴庆宫等几处宫院，诸位皇子宅院十多所，皇孙更是达百人百院之多，再加上洛阳东都的大内、上阳两宫，这些地方都需要宫女宦官伺候服役，其队伍规模已经汪洋可掬。宫女人数达到了四万人，宦官品级在七品以上的已三千多人，官至四五品的超过了千人。不过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大宦官，所谓大宦官就是名动朝野、权倾四方、以一当万的宦官。

再后来，出现了李辅国、程元振这样会邀取皇帝宠幸的“高智商加高情商”的大宦官。这俩人将官爵做到了极致，出任三公，封授王爵，参与国政机谋，地位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李、程二人地位虽然高宠，可尚未掌握兵权，军界对于宦官来说仍是禁区。

到了代宗时期，郭子仪北伐、荡平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才开启了宦官典兵的先例。由于军人造反的缘故，皇帝对领兵武将心生疑惧，因此，代宗皇帝设置了观军容宣慰使，命大宦官鱼朝恩担任这个新职务，目的是监视统军的武官。

到了唐德宗时期，由于频繁军乱，皇帝对诸镇武官更加不信任，特别

是对身边的武官不放心，总担心变生肘腋，没准儿哪天早上起来自己脑袋不见了。怀着这样的心情，再加上奸臣混蛋的撺掇，德宗皇帝首先对负责禁卫工作的神策、天威等军进行了改造。新设了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别执掌禁兵，以大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两军中尉，从此之后，神策禁军的统帅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宦官的发达盛世来临了。五十多年间，朝野内外无处不渗透着宦官的势力，上下交通，行贿受贿，宦官任意决定重大朝政和重要人事任免，对内围绕皇帝把持各道政事决策环节，对外出任监军直接监督大小藩镇。身无尺寸之功，但居于高官显位的宦官达到了四千六百一十八人之多。虽然偶尔有人奋起与宦官做斗争，力图破除宦官流弊，恢复朝纲，但往往是以卵击石，不仅没有成功，反倒破家亡身，株连甚广。宦官集团已经成为晚唐身上的癌症晚期，恶性细胞遍布全身，扩散不可遏制，只有眼看着它一天一天地侵蚀已经并不强健的机体。

有史官议论说，宦官制度由来已久，不存在好与不好的问题，关键在于皇帝是否是贤明之主。贤明的皇帝会使用宦官得当，不会用宦官干政典兵，宦官自然也不会恶性膨胀，天下也自然不会有这么多麻烦。其实此言大谬非常，这是将本就畸形的宦官制度与变迁无常的皇帝心思生拉硬凑。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中，每个朝代的晚期都会发生宦官势力恶性膨胀毒害国政的事情，即使对宦官管理最严的清朝，其末期大宦官也是权倾四方。宦官制度不出祸害是非正常现象，出祸害而且趁乱添乱火上浇油才是其正常结果。

豪门集团由血缘关系构筑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势力，后起蹿升的宦官集团从豪门集团身上学到了这一个法宝，并加以发扬光大。除了依仗皇帝宠信而切入政治体制这条路之外，宦官集团也通过非血缘的裙带关系，滚雪球一般迅速壮大起来。晚唐宦官盛行收养小宦官做养子，长大成人（成不了完整的人，缺个东西）后，大宦官再将养子安置在中央和地方的各个要害职位上，这是宦官发展势力的一种变相但很有效的方式。真子女，需要生养才可繁殖，其数量受制于豪门的繁殖能力与子嗣存活率。而宦官收养假子则无此顾虑，既不能也需要生育，更不需要抚养。只需要在现成的



小宦官中挑选头脑伶俐、四肢勤快、身材健康者即可，其可筛选的对象实在是十分庞大而又充满活力。所以，宦官的“假子”比豪门的“真子”还有一定的优越性，特别是在繁殖势力拓展业务方面，蓬勃发展势不可挡。如此一来，原本可以绝后的宦官，通过一代一代同姓不同种地繁殖与继承，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盘根错节，难以撼动。

以出身豪门世家的重臣为主的文官集团、宦官集团、以藩镇为主的军事集团、皇族形成了晚唐政局中的四大政治势力，明争暗斗，此消彼长，直搅得天昏地暗，将老迈的唐帝国折腾得摇摇欲坠。

四大政治势力自我耗费及互相斗争产生的财经成本和人力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主要转嫁到农民身上。以安史之乱为标志的中晚唐之际，为了解决这些成本支持的不足，朝廷单方面改革赋税制度。其实新制度是一种涸泽而渔的掠夺制度。错误的财经制度直接促使全国经济不堪重负，产业崩溃、家庭崩溃乃至乡村和城市等社会单元随之崩溃，最终导致了庞大的唐帝国崩溃。唐帝国崩溃后继之以五代，轮番换了几个政府，都没有将天下治理好。并非换了政府，天下就能够自动恢复正常。因为四大集团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尽管四大集团的形态已经大大变异。四大集团的矛盾无法根本解决，处于弱势低端的平民所面临的矛盾就无法提上议事日程，平民面临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天下就无法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更谈不上历史性的发展。（注：这是我关于唐亡直接原因的研究成果，区别于以财经赋税制度为切入点的主流观点）。

杨复光与杨复恭就是这种同姓不同种的宦官家族后人。往上追踪，两人拥有同一个宦官曾祖父。这位杨氏宦官大族长是贞元末神策军中尉杨志廉。杨志廉的养子杨钦义，在大中年间的朝廷也为神策军中尉。杨钦义有三个养子，分别为杨玄翼、杨玄价、杨玄寔。杨复光的宦官爹就是杨玄价，杨复恭的宦官爹是杨玄翼。杨玄翼在咸通朝掌管枢密，位居要职。所以，杨复光与杨复恭是宦官堂兄弟。杨复恭此人自幼好读书，通晓古今兴亡之事，颇有见识和谋略，杨玄翼经常派他去藩镇监军，后来以军功逐步升迁到宣徽使。杨玄翼死后，杨复恭接了他宦官爹的班，出任枢密使。

宦官虽然是个大集团，可是这个大集团内又分若干不同的派系，各



有各的渊源与家底。僖宗任内，田令孜风头正健、大权独揽。遇到国家大事，杨复恭时常与田令孜发生争执，终于得罪了处于巅峰状态的田令孜。恼羞成怒的田令孜唆使僖宗李俨在四川降了杨复恭的职，将其调离中枢，去担任飞龙使。此时，拥兵河中的杨复光已死。杨复恭还算知趣，没再和田令孜斗下去，称病退居二线。

僖宗皇帝第一次出逃回到长安后，田令孜与王重荣闹翻，兵戎相见。田令孜闯下大祸，拉着皇帝一路磕磕绊绊地再次逃往四川。僖宗开始对田令孜产生不满，重新启用了杨复恭为枢密使。由于动摇国本，导致皇帝流亡，内外群情激愤，借着各种名目讨伐田令孜的人比比皆是。田令孜处境被动，担心被皇帝抛出来做了替死狗，于是打算谋求退身之策。田令孜主动请求去做西川监军使，其实是去投靠了西川节度使、太师陈敬瑄，并推荐杨复恭为神策军中尉。田令孜之所以推荐杨复恭以自代，缘于玩的一套权术，他借此向杨复恭卖个人情，以便身后留一条路。人为什么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到留后路呢？可以说，僖宗之所以能够顺利二次返回长安，杨复恭居中纵横捭阖，起到了重要的调解作用。所以，回到长安后，僖宗李俨封授了杨复恭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之职、魏国公。

杨复恭代替田令孜成了新一代宦官集团的大佬。

所以，杨复恭的一只手挡住了吉王李保的通天路。

因为，杨复恭有资格。

还因为，杨复恭有实力。

更因为，杨复恭有私心。

拥立新君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已经被杨复恭的许多宦官前辈所证实。只要建立拥立之功，杨复恭的地位还会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到那时，杨复恭将俯看天下，再也无人敢逆其锋。这是个巨大的诱惑，无论是否是宦官都难以拒绝、忍耐、退缩和放弃。

在杨复恭的一手策划之下，历史再次演出了宦官立君的一幕。僖宗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初六，僖宗喘着微弱的气息躺在病榻上，目光呆滞，已经无法思考、无法表达，只能等待，等待任何人都避不过的死亡。杨复恭已经不必请示僖宗皇帝，他直接操刀替皇帝草拟了遗诏，宣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更名李敏。初八，日食，少了半块的太阳昏昏沉沉地照耀着大地。这一天僖宗驾崩，寿王在僖宗灵柩前即位。做了皇帝后的李杰再次更名为李晔。原本为冷门的寿王李杰闪亮登场，登基坐殿，成为了唐帝国的新皇帝，是为昭宗，时年二十二岁。

昭宗即位后，果然没有亏待杨复恭，对其加官进爵开府仪同三司、金吾上将军，专典禁兵。至此京师之内兵权尽在杨复恭掌握。

二十二岁即位的昭宗似乎与十二岁即位的僖宗的确不一样。

昭宗李晔觉得哥哥僖宗李俨太窝囊、太颓废、太不负责任。

昭宗李晔要甩开膀子大干一番。

2. 新政

新官上任三把火。皇帝不是官，皇帝是管官的，因此皇帝燃起的火也比一般的官要大。昭宗雄心勃勃地要在末唐寒冷的冬夜里，燃起几把大火。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仅仅是回光返照的残烬而已。

昭宗面临的是更加烂的烂摊子。

但是，昭宗有干劲儿。

而且，昭宗有盘算。

例如，昭宗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目标：重儒臣，废宦官，削藩镇，兴纲纪。

效果，拭目以待。

昭宗十分痛恨宦官集团，深知其为帝国的一大祸患，暗下决心要铲除之。这个决心的种子早已播在了李晔的心里，在他还为王子之时，这粒种子就已经发芽生长。那是僖宗皇帝被黄巢赶出长安逃往四川的路上，当时还是寿王的李杰在山谷中长途跋涉了一天一夜后，筋疲力尽，脚底起泡，小腿浮肿，以至于寸步难行。李杰停下来休息，趴在一塊大石头上喘粗气。这时候，田令孜从后面赶上来，见李杰瘫软无力止步不前，赶紧催促道：“寿王，赶紧起来赶路，贼兵很快就会追到。”

李杰揉着酸痛的脚脖子哀求道：“我的脚很痛，请求田公公给我弄匹马”。

田令孜眉毛一扬说道：“这荒山野岭的，上哪儿弄马去！别磨磨蹭蹭的拖累队伍！”说着田令孜用马鞭子抵着李杰的后背，催他快走。

李杰无奈只得强忍疼痛与窝囊气继续走路，豆粒大的汗珠子从额头吧嗒吧嗒往下掉。尽管嘴上没再多说什么，可是李杰心里已经对田令孜乃至诸多宦官产生了仇恨。

以前的李杰变成了现在李晔，昔日的寿王也已变成了今天的皇帝。昭宗坐在龙床上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田令孜。昭宗免掉田令孜职务，另外派人任西川监军使。没想到田令孜依仗其哥哥陈敬瑄的势力，不奉诏命，将皇帝派去的人拒之门外。

正在昭宗要决意收拾田令孜的时候，有人给昭宗送上了一个台阶，请求朝廷派兵剿灭陈敬瑄。此人是王建。

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这个王建。他曾经在僖宗逃亡的路上披荆斩棘保护僖宗，深受僖宗喜爱。后来被田令孜收为假子（宦官的假子也不全是宦官，也有带把儿的）。既有皇帝的喜爱，又有田令孜做后台，王建名声鹊起，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天有不测风云，田令孜失势后，杨复恭掌权。杨复恭是田令孜的死敌，一朝大权在握，开始对田令孜的部下进行清洗，将王建等人调离禁军，外放王建做利州刺史。

杨复恭的假子杨守亮此时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利州属于山南西道统管范围。杨守亮一向嫉妒王建的骁勇善战，几次征调王建到其帅府，意图加害之。王建看出了杨守亮心怀叵测，不敢奉命前去。可是赖着不去也不是个办法，更容易给杨守亮留下抗命不遵的口实。正在王建愁眉不展的时候，部下周庠向王建建议：“现在明眼人一看都明白，唐朝国运日衰，快走到头儿了。藩镇之间互相吞噬，征伐战乱不绝，然而这些节度使都是割据军阀，没有雄才远略，不能救济国难。您勇武和谋略闻名远近，又受到士卒拥护，若不建立丰功伟业，那还有谁够资格啊！可是我们利州地处葭萌关，自古是四战之地，难以长久安顿落脚，不是建功立业的地方。东面的阆州虽然地处偏远，可是人口富足，是个积蓄力量的好地方。阆州的地

方官杨茂实，虽然是陈敬瑄和田令孜的心腹，然而不务正业，如果我们以兴师问罪的名义讨伐他，可一战而擒也。”

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直白公开地对唐王朝的命运做出真实的评判，对这种时局形势下个体的奋斗机会提出主张。以前其他人未必不清楚这一点，但没人便于或敢于表达出来。有实力有野心的藩镇诸侯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也只限于动手不动口，可以做不可以。这说明唐王朝这个老帝国不仅在事实统治上千疮百孔，而且在舆论形势上也开始破败。

王建对周庠点头表示赞同。说干就干，拿定主意后，王建纠集了地盘上所有山头洞府村寨的部落共计八千人，沿着嘉陵江顺势东下，一夜之间就袭取了阆州。赶跑杨茂实之后，王建自称防御使，开始安抚百姓，召集流离失所的人口，募兵充实队伍，实力很快壮大起来。

见王建势力发展很快也较强，杨守亮知难而退，打消了铲除王建的念头，王建的劲敌威胁暂时解除。占据阆州后，王建的部下张虔裕、綦毋諲先后给王建出主意，让他低调做人，不要与朝廷和周围藩镇为敌，先要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发展队伍，务农练兵，静观天下之变，伺机而动。王建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一一采纳，在没人注意的暗地里把阆州治理成了坚实的根据地。

西川节度使陈敬宣原是个无能之辈，能够镇守西川纯粹是缘自一出闹剧。黄巢在关东声势浩大地向西发展，田令孜认为朝廷势不能敌，早就打算带领皇帝退守成都。这时候，田令孜想让个放心的人提前去镇守西川。他想到了他的哥哥陈敬瑄。此时的西川节度使是世家名将崔安潜。崔安潜知道陈敬瑄无德无能，不愿意让陈敬瑄出镇西川。在僵持不下之际，僖宗李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馊主意。他让陈敬瑄、杨师立、牛勣、罗元杲为西川节度使候选人，通过比赛球技决定胜出者。于是这四个人在皇帝面前开始了点球大战，经过一番紧张刺激而又惊心动魄的比赛，最终陈敬瑄拔得头筹，出任西川节度使，占据了最肥美的西川之地。

陈敬宣日夜担心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与日益茁壮的王建串通起来攻打西川，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口干舌燥上老火了。陈敬宣的担惊受怕是有来由的。王建虽然是后起之秀，羽翼尚未丰满，可是谁都能感觉到此人不



是池中之物，其散发出来的咄咄逼人之势令左邻右舍时时感到不安。与王建离得最近的是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此顾彦朗的压力最大最直接。顾彦朗知道自己无法对抗王建，更无能力铲除王建，然而顾彦朗颇有城府，硬的不行就采取软的办法。顾彦朗时不时地给王建以劳军为名送礼，一来二去，两家走的热络，给人一种睦邻友好的外像。

陈敬宣把自己的担心对弟弟田令孜诉说了一番。田令孜听后哈哈大笑，说道：“你不必担心，王建是我儿子，我对他很了解。他做流贼是因为杨守亮容不下他，这也是出于无奈。我马上给他写封信，他会立即来咱们这里报到。”陈敬宣见田令孜这么有把握，这才怀着对田令孜无比敬服的感觉将心放在肚子里。陈敬瑄立即派人给王建送信，邀请王建来西川。

王建接到陈敬宣的邀请函，心中大喜，暗自慨叹道：“这不就是我日思夜想大展宏图的机会吗？”王建想到此处，头脑一转又想起了一个人，他要联合顾彦朗一起就势夺取西川，毕竟自己实力还是小了些。王建火速赶到东川镇府所在地梓州拜见顾彦朗。王建见到顾彦朗后说道：“我干爹田令孜要召见我，我必须去看望他。借此机会，向太师陈敬宣请求换个大一些的州镇坐一坐，如果成功，此行目的就达到了。”顾彦朗听出王建话里有话，知道这小子绝不是省油的灯，此去西川必定有所图谋。不管他怎么图，只要不图我的东川就好。顾彦朗与王建心照不宣，达成了默契。王建将家眷留在梓州作为人质，亲自率领精兵两千和从老家许州带出来的班底将领，星夜兼程赶赴西川。

当王建走到半路的时候，陈敬宣的部下提醒陈敬宣说：“王建那是什么人啊？您请他来无异于引狼入室，到时候难以辖制可怎么办？”陈敬宣顿时醒悟，悔不该邀请王建来成都，赶紧又派人前去拦截王建，通知他不要来西川了，让王建就地转头回阆州。王建此时憋足了劲正在兴头上，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被陈敬宣迎头泼了一盆凉水，王建感到十分窝火。一不做二不休，王建索性与陈敬宣撕破了脸皮，由原计划的巧取变成豪夺。

王建一路破关斩将，连续攻下鹿头关、绵竹、汉州、德阳，一口气打

到成都城下。这时候，陈敬瑄真紧张了，慌了手脚，赶忙将田令孜推向了前台。田令孜伏在成都城头的垛口上，倚老卖老地责难道：“王建你这是为何？怎么打起自己人来啦？”王建看到田令孜出面了，感到事情有些棘手。不过这个局面难不倒王建，他决定先君子后小人，先礼后兵。王建带领众将披头散发跪在清远桥上，仰头对田令孜答道：“当初干爹你召我前来，可是现在陈太师对我心存芥蒂，将我拒之门外。如果我就此回去，顾彦朗也会对我的清白产生怀疑。与其进退不得，还不如继续做贼！”田令孜听王建这么说，一下子卡壳了，哑口无言。田令孜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气还没地方抱怨。

就在王建与田令孜僵持之际，顾彦朗派弟弟顾彦晖领兵来助王建攻成都。其实顾彦朗助阵为虚，火上浇油是实，故意推波助澜将事情搞大。成都毕竟是西南重镇，又经过高骈的完善修治，城高堑深，不是王建这些兵马可以轻易攻取的。几次冲锋失败之后，王建暂时放弃了对成都的攻击，转而剽掠周围州府。

王建对西川的斩关破城，已经彻底表明了王建对西川的野心。陈敬瑄无奈之下，转头向朝廷求援。当时，朝廷正在皇帝更替之际，无暇他顾，派出了使者前去调停敷衍，结果双方谁也不买账，调停以失败告终。

王建在成都周围到处流窜，时日一长开始有些吃不消了。毕竟兵马都需要持续的粮草供应，需要有序的居住保障，总这么打游击，部队减员很厉害。经过深思熟虑，王建得出一个结论：用兵打仗如果不借助天子朝廷的力量，则无法收拢人心。王建的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他总结出了一个成功的规律性途径。王建的这个认识也很及时，在他的这小撮人马还没有被自己的野心拖垮之前，王建意识到了朝廷的重要性。于是王建上疏朝廷，列举了陈敬瑄的数条罪状，核心目的是离间陈敬瑄与新天子的关系。昭宗左手掂量着王建的奏折，右手掂量着陈敬瑄的书信，很快做出了决定——支持王建。王建与昭宗一拍即合，双方意图很快找到了共同点。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十二月，昭宗派出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上柱国、扶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韦昭度检校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兼成都



尹、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两川招抚制置使、行营招讨使，统兵十万出征西川，讨伐陈敬瑄与田令孜。好家伙，诸位，有谁能够一口气将这位韦昭度韦大人的头衔全说下来？此人头衔之多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一看就知道韦昭度是权倾朝野的重量级人物。可见昭宗对韦昭度的倚重程度。在派出韦昭度为统帅的同时，朝廷还没忘了给他尽可能多地提供统一战线的支持。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行营招讨副使，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割出邛、蜀、黎、雅等州单设了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治府在邛州，让王建担任行营诸军都指挥使。削去陈敬瑄一切官爵。在朝廷的发动下，各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奔成都。

得知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出重兵前来会剿陈敬瑄，还给他正式破格提拔加官进爵，王建立即焕发出了数倍的干劲儿。王建对自己未来的镇府邛州发动了猛烈攻击，守城大将杨儒斩杀刺史毛湘出降。继而蜀州、嘉州、戎州陆续投降王建。韦昭度在杨守亮的先锋开路下，也连陷数城。最后，王建与韦昭度在成都外合兵一处，韦昭度扎营于唐桥，王建扎营于东阊门外。

王建知道韦昭度代表朝廷，是自己目前唯一的后盾，因而对待韦昭度十分恭谨有礼，事事请示汇报，三餐必定陪同，冷暖周到询问。然而韦昭度一介文官，摇头晃脑讲经据典还行，排兵布阵实在是外行。另外，陈敬瑄知道危在旦夕，负隅顽抗，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与唐官军对抗对峙对垒对赌甚至对决。一晃两年多过去，成都还是没有攻下来。会剿歼灭战变成了持久战。朝廷失去了耐心，也失去了继续供给大军粮草的能力。无力支持巨额战争消耗的朝廷要韦昭度班师回朝，并赦免陈敬瑄罪责，希望前敌各自罢兵，以求得暂时的喘息休息。显然以昭宗为首的决策集团对这次征蜀战争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既用人失当，也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朝廷不想继续玩，这可把王建急坏了。朝廷如果不玩，朝廷还是朝廷。王建如果不玩下去，王建就不一定是王建了。王建取得的成果很可能全部丧失，且有覆灭之虞。因此，王建一再坚持继续对陈敬瑄用兵。韦昭度在王建的劝说下，犹豫拿不定主意。王建嫌韦昭度战意不坚决，在前敌